

信封里的民国系列

高山流水 遇知音



刘仕杰◎著

历史上的民国充满着破碎与变革
它为岁月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苦难
却也为人们沉淀下最珍贵的情感
那些透过书信所联结的友情越发紧密
在穿越波涛岁月后，沉静如珠

石油工业出版社

信封里的民国系列

刘仕杰◎著

高山流水

遇知音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山流水遇知音 / 刘仕杰著.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183-2209-1

I. ①高… II. ①刘… III. ①书信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61432号

高山流水遇知音
刘仕杰 著

出版发行: 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 100011)

网 址: www.petropub.com

编 辑 部: (010) 64523607 图书营销中心: (010) 6452363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开本: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45千字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图书营销中心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PREFACE

致那些共生于乱世的民国友情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曲慷慨羽歌叫人闻之而泪垂，荆轲的勇义更是因此为世人所知。那个白衣白冠在易水边送他赴秦的燕太子丹，是他的伯乐，他的知遇好友，为知己者，什么名利地位、什么荣华富贵皆是过眼浮云，就连最宝贵的生命都可以为友情而放弃。

人生路漫漫，踽踽独行的途中最难求的便是知己。

因为只有他能够听出自己琴曲中的高山流水，所以伯牙在子期死后，摔琴以祭、绝音以思，毕竟世上只有一个懂他的知己。因为刘备三顾茅庐虔诚来拜、因为他将自己奉为上宾引为知己，所以孔明才会殚精竭虑为他的三分天下倾尽所有努力，才会在出师表中且怀思且劝勉，拳拳忠心令千古英雄为之泣涕涟涟……古往今来，友情一直是文人墨客说之不尽的话题。而那些惺惺相惜的相处、慧眼识人的知遇、对酒高歌的理解一直都在发生，一直都为人所期盼、为人所歌颂。

友情，它可能不像爱情那样浓烈火热，有一丝细水长流的意味，通

过日复一日的相处相知慢慢浸润人的灵魂；它也不像亲情一样由人的血缘天性而孕育，反而是基于理性的选择，两个陌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朋友，总归是有相通之处。

本书所呈现的民国友情，皆是基于两个人对彼此的选择，他们在乱世里互相知遇、互相扶持、互相救赎，这感情在黑暗的社会里熠熠生辉，最终成就了一大批先进文人、革命先烈，于是这友情甚至包含着同袍的勇义，格外坚强而稳固，格外珍贵而动人。

有时候，友情是知遇之恩。如果没有鲁迅对萧红的赏识和鼓励，如果没有他一次次的雪中送炭，试问如今的我们又怎能欣赏到《呼兰河传》《马伯乐》等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试问那样一个孤独的女性怎会把她的精神世界建筑成文学殿堂？

有时候，友谊是相互扶持。对陆晶清与石评梅来说，即使在思想解放的民国，作为女性作家，她们的独立也是一场艰难的修行。如果不是相互扶持，这漫漫长路又该如何走到尽头？又能从何处获得解冻人心的暖意？

有时候，友谊是成全对方。好的作家常常需要人去发现，就像千里马也需要得到伯乐的赏识，宗白华就是那个甘愿做伯乐的人，他用尽所有的努力只为了使郭沫若的才华为世人所知，而自己，并不计较得失……

世间的友谊多种多样。想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寻一生挚友，既需要缘

分，更需要心灵的沟通。缘分让人相遇，在千千万万人中间，刚好遇到彼此。沟通让人相知，有时候一句话的共鸣就足以叫人认定对方，不需过多的言语，便能抵达彼此心灵的最深处。你了解我的做事方法，我明白你的为人原则，互相尊重、互相欣赏，才能建立起完美的友情。

民国时候的友谊往往如此，硝烟战火中，能够陪伴他们毅然决然地走下去的，就是友情。那份珍藏在内心不愿说出口的渴望与理想该与谁诉说呢？爱情，太过华丽与虚幻；亲情，太过沉默与自然；而友情，刚刚好。

所以，傅斯年和陈寅恪，没有太多华丽的语言，没有太多共处的时光，可是，他们的友谊与联手，却撑起了中国学术界的一片天空，谱写了中国学术界最为动人的乐章。一如陈衡哲与胡适，当胡适看到一首诗时，从诗歌的语言、意境等方面就能断定这一定是陈衡哲所写作的诗歌，这样的友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正如鲁迅所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寄君一曲，不问曲终人聚散 / 1

宗白华与郭沫若：伟大的友情是彼此成就 / 3

陈衡哲与胡适：朋友之乐，是沙漠中的甘泉 / 18

陈衡哲与任心一：多年友人亦亲人 / 32

第二章 有些人不需要姿态，也能成就一场惊鸿 / 49

陶行知与小朋友：你们，是我心头最暖的童话 / 51

俞平伯与丰子恺：落花皆有人间味 / 67

刘呐鸥与戴望舒：生活，只是一个华尔兹的梦 / 81

第三章 你赐我一段浮华，我许你满世繁花 / 93

周作人与俞平伯：苦雨终风也解晴 / 95

朱自清与老友：我的南方！我的南方！ / 114

夏丏尊与文学青年：暂时不要以文字专门者自居 / 126

第四章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 139

鲁迅与萧军、萧红：绝望中的一丝光明 / 141

郁达夫与林语堂：扬州旧梦寄语堂 / 157

叶圣陶与陈竹隐：瞻对遗影，伤怀何极 / 172

第五章 灯火星星，人生杳杳，歌不尽乱世烽火 / 191

傅斯年与陈寅恪：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 193

石评梅与陆晶清：不积极的生，不消极的死 / 207

陈炜谟与杨晦：眼泪毕竟是没用的 / 226

第一章

寄君一曲，
不问曲终人聚散





宗白华与郭沫若： 伟大的友情是彼此成就

郭沫若，我们不会忘记，他是一个鲁迅先生在世纪初就热切呼唤、终于出现在文坛的摩罗诗人；他是现代文学史上，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伟大的诗人与历史剧作家。

可是，在文学史上，又有哪位作家的创作之路是一帆风顺的？又有哪位作家成名前没有经历过白眼冷遇、作品石沉大海的愁闷？郭沫若，也是如此。

唯一不同的是，郭沫若遇到了宗白华。缘分是奇妙的，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交，有些人相识多年却依旧只是点头之交，有些人尚未谋面却已是君子之交，只待高山流水，奏一曲知音之歌。宗白华和郭沫若便是这样的朋友。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潮席卷了中国文坛，无数有识青年投身于新文学的建设中去，用手中的笔作为战斗的利刃，刺向统治中国千年的封建礼教，他们热切地呼唤科学与民主，呼唤人性与自由。

郭沫若也是这群青年中的一位，此时的他，正在日本的福岡九州大学的医学部进行学习，身在国外，他却依旧心系国内文化发展状况，他将自己的热情、才思都化作一行行白话诗文，并把这些新诗投寄到国内的《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可是每次都石沉大海。

此时的郭沫若无疑是郁闷的。他是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他热切地盼望满载自己激情的文字能够发表在《时事新报》的副刊上，然而稿件的石沉大海却一次次敲击着他充满自信和热情的心灵，增加了他在异国他乡的苦闷。

直到1919年8月宗白华接手《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时，这种状况才改变。

1919年9月11日，宗白华在来稿中发现了郭沫若从日本福岡寄来的几首新诗，他诧异于这位此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惊人的诗歌才华，并随即把这些新诗在当天的副刊上进行了发表。

可以说，这几首新诗，就是郭沫若与宗白华缘分的开始。

此后，郭沫若寄来的新诗，只要是宗白华编辑，就一定都会在《学灯》上刊发。因此，经过短短的半年时间，郭沫若的诗成了《学灯》上的常驻身影，有时甚至会占据整个版面，而新诗发表的累积数量也达到了数十首。

遇到宗白华的郭沫若是幸运的。他本人也在与宗白华的交

往中感受到了极大的兴奋与幸福，以致他就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童一样，表现了极度的欢喜和激动。在他给宗白华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诗真是你所最爱读的么？我的诗真是可以认作你的诗的么？我真欢喜到了极点了！”瞧，这多么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在表达自己极度的兴奋与喜悦呀。

当宗白华从他堆积的厚厚的诗歌来稿中发现了郭沫若远从日本寄来的诗稿时，立即被这个充满着热情和富有才情的青年吸引住了，我们或许还可以设想一下当宗白华凝视着郭沫若的诗时眼中所露出的那种惊奇和喜悦，就好像自己突然挖掘出了一个巨大的金矿一般，内心一定充满了惊奇与喜悦。

郭沫若与宗白华之间的联系多是书信交往，用信件来表达在茫茫人海中遇到知己的兴奋之感。虽然写信之前，宗白华和郭沫若从未谋面，但从他们两人信件中所流露出的感情和对彼此的了解来看，他们仿佛更像是相交多年的老友。

两人本是相隔千万里，却在鸿雁传书中一点点拉近了与对方的距离。只因彼此都拥有着一颗热爱诗歌和渴望新生活的心，于是，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灵魂在那个混乱的动荡不安的年代毫无征兆地相遇了，靠近了，如两道雪白的闪电撕裂了漆黑的夜，照亮了诗歌的天空，也铸就了文学史上一段文人相交的佳话。

古语有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前的郭沫若

恰如一匹无人赏识的千里马，宗白华则是发现郭沫若这匹千里马的伯乐。

在面对当时还毫不起眼的“千里马”郭沫若时，“伯乐”宗白华，独具慧眼的察觉到了这名年长他五岁的还远在异国他乡的青年胸中所蕴藏的不可估量的潜力和创造力，他似乎是为创作诗歌而来，尽管锋芒未露，但依旧难掩其中的逼人的气势。

1919年秋天到1920年3月的半年时间里，宗白华接二连三的刊发了郭沫若的作品，有时甚至整个篇幅都是郭沫若的新诗。在宗白华的支持下，借着《学灯》这个舞台，郭沫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开始大放异彩。

宗白华对郭沫若的赏识和扶持，使得郭沫若原有的诗歌才华被世人发现和承认，同时也开启了潜藏在郭沫若身上的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密钥，让他迅速的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并成就了一代全新的新诗诗风。

在与宗白华初相识的那段时间里，即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爆发期，他曾说，在这段时期的三四个月里，他每天都有新诗写出来，那时只觉得胸腔中似乎有一股热火在不停地跳动，让他思绪奔腾，浑身好像得了热病一样颤抖着，充满着一种异样的激情，这种激情使他在纸上写下一行行几乎不用思量就倾泻而出的诗句。那时

候，他寄去《学灯》的诗稿，没有一篇是宗白华不登的。

风靡全国的《女神》中的大多数诗篇都写于这个时候。他在《女神》中的一篇《天狗》写道：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能量）底总量！

诗人借助古代天狗食日月的故事，在奇特虚幻的境界中纵情驰骋。毫无疑问，这首诗也得到了宗白华极高的赞誉并随即发表在《学灯》上。

正是在宗白华如此强力的支持下，郭沫若诗歌的阀门一下子打开了，积压在心中的多年郁积全都倾泻了出去，如他自己后来在自述中所说：“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

而当时个人的郁积便就是郭沫若自身的性格与他的情感上的压抑。郭沫若年少之时便离开了家乡，二十多岁时就远渡重洋，离开自己的祖国留学去了日本。郭沫若本人性格外向，思维开放，精力旺盛，喜欢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但在异国他乡时，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在情感上，他都显得有点郁郁寡欢。

1920年郭沫若申请加入少年中国会时遭遇了挫折，这让郭沫若的心情更加的低落和烦闷。而在这时，也是宗白华安慰了他，宗白华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说：“但是我对于你干的事情，没有把它当作你一个人的，却把它当作人类——至少也是恋爱意识很深的人的罪恶，尤以天才者犯这种罪恶的多。”

宗白华的理解和安慰，让郭沫若感到了一种心灵上的暖意，他开始坦诚大胆地释放自己的情感，让那些郁积在心中多年的苦闷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喷薄而出，而那些激荡飞溅的白色浪花便幻化成了一句句铿锵有力、激情澎湃的诗句，它们在中国的新诗界刮起了一股飓风，并迅速的席卷了整个中国新诗坛，新诗界的

诗风焕然一新。

在自身所具有的诗歌天赋被宗白华一点点唤醒的同时，郭沫若的内心也开始呼唤着改变，他希望自己积弱积贫的祖国能够涅槃重生，也希望自己能脱离过去的糟糕生活和习性，彻底的实现自我新生。郭沫若在寄给宗白华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把我现有的形骸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

因而在郭沫若的诗歌中，总能感觉到一股心脉的跳动，感觉到血液流淌的温热感觉，只因这些诗歌是他用自己的全部真心实意写就而成。用田汉的话来说就是，与其说郭沫若有着卓绝的让人难以企及的诗才，倒不如说郭沫若的诗中有诗魂，他的每首诗都是用自己的血、泪、精神以及忏悔而写就。这样一个凝聚了全部心神的诗作，又怎么能不打动人呢？

在宗白华的全力支持之下，郭沫若开始蜚声诗坛，这也让他由衷的感激宗白华，并渴望在这种新生力量的支撑下，将自己炙热的情感融入到了自己的血肉之中，奉献到自己所喜爱的事业中去，如郭沫若在给宗白华的信中所说的：“我要把我全身底血液来做《医海潮》里面的水，我要把全身底脂肪组织来做《学灯》里面的油！”

把自己的血肉彻底的燃烧干净！这种带着真挚和饱满感情的